

永春放山人

黄长安



眼下正是采摘芦柑的季节。本报记者 李想 摄

是养鸡鸭的地方。主人特地在山壁上，凿了一些洞穴做鸡窝，那些淘气的鸡喜欢飞上去，把蛋下在里面。笨拙的鸭子则喜欢住棚户，大肚便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似有大将风度。

统领鸡鸭的是一只小狗，它占据最佳位置，时时发号施令，尽显霸王地位。鸡鸭每天的运动量都很大，调皮的小狗不肯让他们闲着的。虽说是家养，更像是放养。主人自己也说不清养了多少，鸡鸭白天四处觅食，晚上才回大本营。

大山深处，空气富含氧离子，一路爬山竟不觉得累。小孩子馋的是芦柑，大人惦记的是金线莲。环境好，所有的植物都不施肥，不打药，是纯粹的

有机食品。

水电和电信早已畅通无阻，主人尽量不使用现代设备。做饭烧水都是用柴火，一切回归原始自然。久违的柴火饭，芋头芥菜都是山上自产，配上鸡鸭汤，有了金线莲，汤就有了灵魂，每个人食欲大振，两大桶汤加一大锅饭被瞬间消灭。个个肚皮鼓鼓，意犹未尽。

山本无名，金线莲入住，便崭露头角。资本追名逐利，经济作物获利秘诀就一个字“快”。剪切插植，大棚催生，数量取胜。主人反其道而行之，心诀也是一个字“慢”。种子培育，林下培植，质量制胜。

我们幸运地遇上花季，小小一株

草，也学牡丹开，一枚花蕾竟有万把颗种子。花落籽熟，播种育苗，现代技术，传统培植。这里一切都是按照自己的节奏，金线莲、走地鸡、白鸭、黑狗、果蔬，无忧无虑地生长，没有人催促速度，没有人要求产量。盖夫主人不靠这些生存，做这个基地完全是为了满足放空自己的想法。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词——放山。放山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心底诗意涌动，遂吟诵一首曰《放山》：

冬日踏青客不寒，
风声泉韵素琴弹。
醉人何必神仙酒，
却是永春金胜山。
冬日，我在永春邂逅放山人。

许一个栗子的甜蜜心愿

黄颖

包糖炒栗子，自然而然地把栗子交给米先生拿着，“他微笑着把一袋栗子递给她，她倒出两颗剥来吃。”“敦风丢掉栗子壳，拍拍手，重新戴上手套，和自己的男人挨着肩膀，觉得很平安。”

两人的结合并没有爱情可言，守寡的敦风想要找张长期饭票，五十多岁的米先生贪恋的是年轻的身体。可是，在这个冬天的晚上，并肩的两人是温暖的，就像那甜甜糯糯暖暖的栗子。

“张爱玲爱吃糖炒栗子，每次回家路过栗子铺，总会放慢脚步，细细听师傅操着长柄铁铲炒栗子的‘擦擦’声，深深嗅那桂花糖和砂子混合散发的香气。”只是，她却没能遇见愿意为她拿糖炒栗子，为她接栗子壳的人。

深秋夜晚的栗子格外的香甜，用粗砂炒栗子，远远地就闻见香味。以前在

泉州读书的时候，温陵路整条街走过去有无数个炒栗子的摊子。一口大铁锅支在煤炉上，老板用一根大铁锹用力地翻动粗砂，栗子香混着煤烟味，栗子壳已经用刀割开一条缝，不停翻动，黄灿灿的栗子肉争先恐后地欲冲破栗子壳，开口最大的，也最香甜。也有蒸栗子的，放在一个个小蒸笼里，栗子开着口，笑得欢实，但味道没有炒的香。

糖炒栗子似乎是栗子最经典的吃法，但汪曾祺却说家乡有生吃栗子的，“新摘的生栗子很好吃，脆嫩。”“把栗子放在竹篮里，挂在通风的地方吹几天，就成了风栗子，吃起来更为细腻有韧性。”

栗子做甜是常见吃法，但也有做成咸的，梁实秋在《栗子》中说：“在栗子上切十字形裂口，在锅里煮，加盐。栗子是甜滋滋的，加上咸，别有风味。

煮时不妨加些八角之类的香料。”咸吃的倒没有吃过，但总觉得加盐后的栗子就不是栗子了。在深秋吃栗子，要的不是那种暖暖甜甜的感觉吗？

所以，读到“白糖桂花煮栗子成了路边小店的无上佳品”时，真的要流口水了。徐志摩说，每当秋后必去杭州访桂，吃一碗桂花煮栗子，真是一大享受。

栗子磨成粉可以做成糕点，最经典的当是栗子蛋糕了，但市面上好像没有。所以，我就只能“望止渴”了，比如《半生缘》里的凯司令西餐厅里的栗子粉蛋糕。

当年的上海凯司令全城仅此一家，如今已成了如北京“稻香村”一样的连锁西饼店。只是，三次到沪，每次都行旅匆匆，未见真颜。那么，在这个秋天，就再许一个甜甜糯糯的栗子心愿吧！

翔云秋色

林清秀



翔云秋色美不胜收。本报记者 李想 摄

感染了我们，让我们的嘴角跟着上扬。我曾经许多次和当了妈妈的女友讨论，什么才是富足的童年？原来，让孩子在大自然里舒活筋骨，在云朵下自由呼吸，在阳光下肆意歌唱，拥有纯美快乐的心灵，如此这般，就是最富足的童年。我告诉先生，下次一定要带孩子们来，让两个小人在触摸得到云朵的高地，放开步子在开满野花的山路上奔跑，让风吹过他们纯真的笑脸和黑亮的发丝，向上跑着，跑着……多美好！

久居城里写字间，低头是写不完的

公文报告，起身是缠于身的俗务纷扰，自幼生长于乡野之间的我，一度多么想念草间气息，无数次幻想摆脱俗务，回到山涧田野，将全副身心悉数交予它，此刻，竟在这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中实现了它。我慢慢地伸出手，牵住了先生，心头突然闯出了顾城的诗歌“草在结它的籽，风在摇它的叶，我们站着什么都不说，就十分的美好……”任耳边寂静的山风猎猎吹过，我们不说话，已十分美好。

车到山腰时，天下起了绵绵密密的雨，云雾笼罩下来。

充满诗意的街角美人树

钟鸣

仙岳路是横贯厦门岛东西方向的一条城市主干道。由于工作单位在海沧，家住SM附近的我，每天都要驱车经过仙岳高架桥。离我家最近的仙岳高架桥人口紧挨“文化宫”公交车站点。每天早上我就像个过客匆匆路过那里，从未有过停留。印象中那里也仅有一个公交站牌罢了。

深秋的夜晚，我们一家三口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散步，街上依旧车水马龙，街角却满是柔和的灯光。晚风阵阵袭来，有些许清凉，不知不觉我们快走到了“文化宫”公交车站旁的天桥。孩子突然拉住我的衣角，“爸爸妈妈，你们快看呀，那是什么树呀？开满了花朵，真美呀！”在孩子的惊呼声中，我们驻足朝着公交车站望去。一棵美人树也叫异木棉静静地伫立在公交车站旁，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大伞，树上开满了粉红色花儿，像云霞似火焰，又像极了姑娘舞动时撑开的裙摆，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屈大均那句“十丈珊瑚是木棉，花开红比朝霞鲜。”走近了，才发现，这么美丽的一棵树下部膨大像个酒瓶，树皮上还有一个个圆锥状有尖刺，给人端庄之感。笔直的树干分出丛丛枝杈，大朵粉色花儿在枝头怒放，少有的几片绿叶成了粉红的点缀。凉风拂过，阵阵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花儿迎风欢快地摇曳，偶有几朵花儿带着对枝头的恋恋不舍地缓缓投入大地的怀抱。在橘黄的灯光下，在深秋的夜晚，这棵美人树就像一首古典诗歌，让行人真切地感受到厦门秋天的诗情画意。

其实生活从不缺乏美景，缺乏的是发现美景的那双眼。只要稍微放慢匆忙的脚步，用心观察，你就会发现美无处不在。

母亲是一条弯曲的河流

林美聰

母亲是一条弯曲的河流
她这一生需要经历许多波折
从高山向平原
从上游到下游……
她不因岸边盛开的鲜花
而留驻驻足，也不会因为
横亘在眼前的岩石
而停滞不前——
绕过山路十八弯，一条河流
学会从水流湍急的上游
向平缓的中游过渡，也学会
俯下身軀穿过下游的丛林
一路上，要穿过多少
荆棘与迷惘，要摆脱多少
泥沙与杂草的纠缠
可每一次邂逅吴田山的晚霞
又总能泛起阵阵红晕……

遇见千年古榕

朱庭林

飘过了万水与千山
游客如风地吹来
只为亲眼看见一株千年古榕
穿越了时代与炊烟的风采
此刻它在潺潺的溪流边端坐
它安详而茁壮的样子
挺立出了一幅时代的画卷
谁能想象一株千年的小叶榕
依然长成了一副健壮青年的模样
似乎它不需要光阴老人那份细心的牵挂
浑身上下也就那难日子踩下的岁月印痕
看那铜牌在它腰间无声的吆喝
兜售它的绿色故乡与千年的名号
天空撑开它宽阔的臂膀
它张开枝叶那副盛情的模样
像极了青春每一个出发的神采
风儿吹起它非凡的过往
仔细聆听当年毛委员曾经在此树下的号令
激动那天150名乡亲参军踊跃的情形
或许侧耳还能听闻一段改革开放的号角
那些岁月给予它的荣光
在游客的眼中泛出了光芒
其实它尽情张开繁茂的枝叶
恰似它在护佑百姓撒下满满的愛
再大的风再大的雨
它永恒挺起那健硕的身躯
用绿意撑出一片时光的安宁
任云下人间无尽繁华
它只与溪流默默细数流年的离去
无言的默默或许是它淡泊人世的宣言
但它的深情与闪光的过往
早已在我们的心头上刻下永恒的记忆

